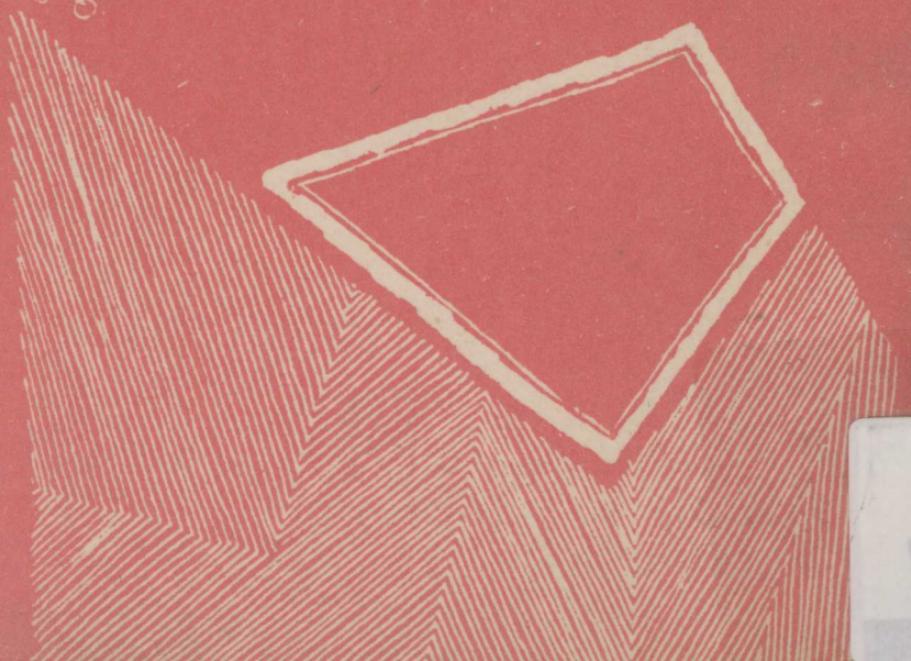


M0004

史小書說

陳汝衡著

萬年青書廊



S

013678

J826.1-09

901

S9012143

M0004

說書小史

陳汝衡著



石景山牛腔書

年月日

主 編：萬 年 青 書 廊

臺 北 市 58487 信 箱

出 版 者：環 宇 出 版 社

臺北市58487信箱 電話：771827

郵政劃撥 14714 環宇書局帳戶

門市部：臺北市成都路1號

中國書城 ①號臺位

內政部出版登記證內版台業字 1323 號

（黑體字）

中華書局影印

萬年青書廊
說書小史
鄭衡昌著
定價：NT \$ 24元
US \$ 1.5元
HK \$ 1.5元

萬年青書廊M0004

說書小史

鄭衡昌著

定價：NT \$ 24元

US \$ 1.5元

HK \$ 1.5元

敍

說書爲民衆藝術之一。說書家狀英雄兒女，摹世故人情，細微曲折，歷歷如繪。足使聽者忘憂忘倦，雖祁寒盛暑，必以時臨書場。苟坐失機會，往往神傷而不自己。其趣味之濃，有勝於讀稗官野史，或往劇場觀劇者。考說書源流甚遠，燉煌寫卷，已有類似彈詞之佛曲。

宋代說書，見於著錄者尤多。降及近世，書場規模尤鉅，裙屐雜沓，少長咸集。說書家享盛名，獲多金，其地位之動人傾慕，與他種藝人埒。而自無線電播音傳入中土，牀頭几側，即可靜聆說書家之譚唱，可謂盛矣！余自幼好聽書，放學歸來，輒向家人索錢往書場，聽說書家劇談，長猶不改所好。比年來治學之餘，凡舊籍中涉及說書者，必另紙謄錄，報章雜誌所載，間亦剪裁保留，積久竟裒然成帙。頃搜檢

舊篋，費數月光陰，爲之鉤稽撰述，分章立節，益以個人之見解，得書十二章，曰說書小史。以材料之難覓，採訪之未周，又前人所未嘗試，爲之乃大費心力。稿成屢易，增損殊多，終則條理粲然大備矣。後之有志研究斯藝者，更加努力，再事搜羅，俾有勝吾書十倍之著作問世，其快慰當何如耶？民國二十四年二月陳汝衡敍於上海。

凡例

一、書標小史，故所述者盡屬已往陳跡。若今日負盛名之說書家，除末章引吳君文略論其絃索藝術外，餘則一概不及，更不加以月旦。

一、說書有評話與彈詞之分，本書業已分章敍述。若北方之落子，南方之灘簧等，其性質逼近戲曲，故不攔入。至盛行之大鼓書，雖所唱多係小說故事，然中間夾雜皮黃梆子聲調，書詞又鮮條理，嚴格言之，似不在說書範圍之內。

一、各省城市鄉村，皆有說書。著者耳目未周，深以不能詳述爲憾。然本書所標舉之蘇州上海揚州三地說書，已足代表全國而有餘，蓋諸地固說書人材鱗萃之所也。

一、敘述說書源流及其發展，如本書內容一類之著作，前人猶未嘗試。
。茲編掛一漏萬，在所難免，通人指正，至所歡迎。

說書小史目錄

第一章	說書源流	一
第二章	宋代說書概況	一一
第三章	話本	一九
第四章	大說書家柳敬亭	三七
第五章	說書兩大派別	五八
第六章	評話	六二
第七章	彈詞	七二
第八章	蘇州說書	八一
第九章	上海說書	八七
第十章	揚州說書	九三

第十一章 開篇

九九

第十二章 說書之藝術

一〇六

附錄：

一、關於「合生」 戴望舒 一一三

二、宋人話本研究 尉天驥 二二三

說書小史

第一章 說書源流

說書一語，源流甚遠，袁枚隨園隨筆云：

「今之說演義小說者，稱說書，賤人所爲，如左寧南門下柳敬亭是也。不知宋金元皆有崇政殿說書之官，其職有類經筵講官，而秩稍卑，程伊川楊龜山游酢皆爲此官。」

此種說書之官，係講說聖賢經傳，供帝王修養之資，非所論於民間之說書也。今茲研究者乃柳敬亭一派民間之說書，溯其源流，蓋莫不知其始於宋。陸放翁小舟遊近村云：

『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

說蔡中郎。』

是卽南宋鄉村說書。蔡中郎係附會漢人蔡邕，邕與妻趙五娘之故事，久傳民間。所謂盲翁，蓋宋時說書者多以瞽男瞽女爲之，以殘疾之人習說書，固謀生之一術也。

『堯山堂外紀』：『杭州瞽女，唱古今小說平話，謂之陶真。』

『陶真』一作淘真，明郎瑛七修類稿小說條，謂『閩閭淘真之本之起亦曰：「太祖太宗真宗帝，四祖仁宗有道君」；國初翟存齋過汴之詩，有「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皆指宋也。』清人翟灝通俗編俳優條，推定陶真始於宋代。田汝成於其西湖遊覽志餘中，亦稱『杭州男女瞽者，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以覓衣食，此曰陶真。太抵說宋時事，蓋汴宋之遺俗也。』然陶真一語，今不可解，更無人道及。明人如郎瑛田汝成猶習聞之，所唱說者仍是趙宋遺事，流

風廣被，有如此者矣。又按：

洪邁《夷堅志》：『呂德卿偕其友出嘉會門外茶肆中坐，見幅紙用緋帖其尾云：「今晚講說漢書。」』

可知斯時之茶肆，已變爲民衆之書場。座客於品茗之餘，復聽說書，消遣光陰於不知不覺之中，與今日各地茶肆中之說書，如出一轍。其說漢書，則當時所謂『講史』也。說書之事，南宋固盛，然北宋時已有此風，時有衍說三國者。

東坡志林記王彭論曹劉之澤云：『塗巷小兒薄劣，爲家所厭苦，輒與數錢，令聚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玄德敗，則嘵聲有涕者。聞曹操敗，則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軒。』

高承《事物紀原》卷九：『仁宗時，市人有談三國事者。或採其說加緣飾，作影人，始爲魏吳蜀三分戰爭之象。』

三國爲古今爭天下之奇局，中間人才輩出，其所演事蹟，大都新穎可喜，足資談助，傳諸無窮。宋人說三國亦稱說三分，其內容不無與今本稍異（證以日本鹽谷溫博士影印之元刊三國志平話）。自羅貫中增訂舊本，據陳壽三國志敷衍而成三國志通俗演義，以小說之眼光，寫當年之史事，文字優美，奇趣橫生。毛宗崗繼之，更加釐正，益見風行。三百年來，一般中下階級之民衆，視此書爲無上之讀品，寫信作文之工具。讀者既多，講說三國故事者遂愈衆，迄今猶不少衰。然三國中事，唐時似已有說之者。魯迅之中國小說史略，嘗引

李商隱驕兒詩：『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

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四貶誤篇：『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觀雜戲，

有市人小說，呼扁鵲作褊鵲字，上聲……』

一種記載，謂唐時已有說書。顧皆語焉不詳，即此以定說書濫觴

於唐代，殊有牽強之處，讀者多不敢許之。余則謂講說故事，本人類之天性。閒時暇日，月上酒闌，好事者被翻登場，旁聽者眉飛色舞。無論城市鄉村，皆可遇而不可求者。至若說者高據講壇，聽者分坐其下，前者藉此謀生，後者資以消遣，則已在其人藝術既工，成專門職業之後，非所語於此矣。是則說書之舉，雖始於宋，而謂宋以前，未必有此事，徵之常識，豈得謂平！唐人固可說三國，安知漢人不說春秋戰國故事哉？

且進一步言之，唐代有所謂俗講者，殊與說書源流有關，因之亦不得不認唐時已有說書之舉。俗講者，有謂佛教中人以經旨宏深，下愚難曉，爲求通俗計，遂將經典改爲「俗文」「變文」，並依韻編排，便於口誦，以期家諭戶曉。此後世「寶卷」所從出，又「彈詞」之前身也。自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於甘肅敦煌之千佛洞，先後獲得唐

及五代人寫卷無數，大部分攜回英法兩京。中國亦得其殘餘若干卷，其中頗有關於俗文學者，今所知之佛本行集經變文，八相成道變文，維摩詰經變文，有相夫人升天曲，目連緣起等，皆燉煌石室之佛曲也。大率唱白兼施，藉音韻之悠揚，說成佛之至理。以余臆測之，或卽當時僧衆演說，佐以吟唱，再經潤飾增益，而成佛曲。證以宋代之說話，有

談經者，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者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又有說譚經者。（吳自牧夢梁錄二十條）

說經譚經，長嘯和尚以下十七人。（周密武林舊事諸色伎藝人

條）

宋人說經且有和尚爲之，宋代上距唐不遠，或沿唐時之風俗習慣而來。信如是，燉煌之佛曲，未始非唐人談唱佛經之底本，一如宋代

說書之話本矣。（參看第七章）

又除上述佛曲外，燉煌寫卷藏於英法兩京者，尙有孝子董永傳，唐太宗入冥故事，伍子胥入吳故事，秋胡戲妻故事等。據日本狩野博士所錄，其中描摩人物，敷陳事理，措辭遣句，頗與後世小說相近，更較今存之宋人話本爲遠。

秋胡小說：『行至妻房中，愁眉不盡，頓改容儀，蓬髮長垂，眼中泣淚。秋胡啓娘子曰，「夫妻至重，禮合乾坤；上接金蘭，下同棺槨，二形合一，赤體相和；附骨埋牙，共娘子俱爲灰土。今蒙娘敬，聽從遊，未知娘子聽許已不？」其妻聽夫此語，心裏悽愴，語裏含悲。啓言道，「郎君，兒生非是家人，死非家鬼；雖門望之主，不是配日屬配郎君，好惡聽從處分。郎君將身求學，此愜兒本情；學問雖達

一朝，千萬早須歸舍！」……秋胡妻自從夫遊學已後，經歷六年，書信不通，陰符隔絕；其妻不知夫在（按：以下三字不明），孝養勤心，出亦當奴，入亦當婢，冬中忍寒，夏中忍熱，桑蠶織絡，以事阿婆。」

伍子胥故事；『楚之上相姓伍名奢，文武附身，情存社稷；手提三尺之劍，得提清（按：此三字不明。）託六尺之軀萬邦受命；性行惇直，議節忠貞；意若風雲，心如鐵石。恆懷匪懈，宿夜兢兢事君。國致爲美，順而成之；主若有僭，犯顏而諫。伍乃有二子。（按：以下三字不明。）小者子胥，大名子尚，一事梁國，一事鄭邦；並悉忠貞，爲人洞達。楚王太子長大未有妻房；王問百官，「誰有女堪爲妃后？」（中略）大夫魏陵啓言王曰，「臣聞秦穆公之女，年登二八，美麗過人。眉如畫月，頤似凝光，眼似流星，面如花色，髮長七尺，鼻直